

增廣智囊補

馮夢龍重編

第八冊

進步書局校印

進步書局
PDG

于李新聲潘炎妻等得億中焉。于王陵趙括柴克宏諸母得識斷焉。于屈原婁江妓得委蛇焉。于王佐妾得繆數焉。于李丈姬得權奇焉。于陶侃母得靈變焉。于張說女得敏悟焉。所以經國祚家相夫勗子其效亦可睹矣。

閩智部雄畧卷二十六

士或巾幗女或弁冕行不踰閭謨能致遠睹彼英英慚余謏謏集雄畧

君王后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于君王后齊襄王之曰齊人多智能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椎擊碎之謝

使者曰已解之矣。

君王后識法章于傭奴之中可謂具眼其椎碎連環不受秦人欺侮分明女中閭相如也。漢惠時匈奴為書以諄呂后恥莫大焉而乃過自矜損為好語以答之平勃皆在無一君王后之智也何哉。

齊姜張后

晉公子重耳出亡至齊齊桓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公安之留齊五歲無去心趙衰咎犯輩乃于桑下謀行。蟹要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趣行。公子曰人生安樂孰

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反。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五伯桓文為盛。即一女一妻。已足千古。

張氏司馬懿后也有智畧。懿初辭魏武命。托病風痺不起。日晒晝。忽暴雨至。懿不覺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見。后即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藝祖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喧言軍中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麵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于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默而出。

分明勸駕

劉太妃二條

太妃劉氏。晉王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朱溫陽為歡宴。陰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歸。即議擊溫。劉諫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然後可聲罪也。克用悟從之。天下于是直溫。

按克用困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劉神色不動。立斬之。因召諸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此其智勇。豈克用所可及哉。假令克用不幸而死。必能為張茂之妻。設猶幸未死。必能為邵續之女。雖然。為張茂之妻。邵續之女。易為劉太妃難。何也。其勇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張茂為吳郡守。被江充所害。妻陸氏率茂部曲為先登討充。充敗。遂為陸所殺。邵續女嫁劉遐。遐為石季倫所困。女將數騎拔圍出。遐于萬人之中。

太原被圍。克用屢敗。憂窘不知所為。時大將李存信勸且亡入北邊。以圖後舉。克用以語劉。劉罵曰。存信伐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鞭輶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一失宋。誰復從公者。北邊其可至乎。克用悟。乃止。

符堅妻

堅妻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寇晉。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聖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毫之。湯武滅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乎。術士有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噪者。宅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犬噪雞鳴。又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無故作聲。即天道崇遠。非妾所知。據斯人事。未見其可。

願陛下熟思之。堅曰。軍旅之事。豈婦人所知。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敗。氏即自殺。

劉智遠夫人

劉智遠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恩澤及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

李景讓母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撻楚。其為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萬一致一方不寧。豈唯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良久乃釋。軍中遂安。

按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我貧。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掩而棄之。蓋婦人中有大見識者。景讓弟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此事可笑。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

有公道。豈有效人求關節乎。其漸于義方深矣。

楊敞妻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天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君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此何等事。而婦人乃了然于胸中。不唯敞不如。即大將軍亦不如。

呂婦

呂有婦人。呂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托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七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呂子懼。啟西門而走。呂婦之為嫠且老矣。血恨積中。卒以滅國人。亦何可輕殺也。君猶不能得之一嫠婦。一嫠婦猶能報之其君。況他乎。

孟冢妻

孟冢妻周氏。冢弟覬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嘗推重冢。而劉邁毀之。冢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冢定謀。冢欲盡散財物。以充軍糧。其妻非常婦。可語大事。乃謂曰。劉

適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咸。當于美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景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景坐云。觀君舉廢。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所生女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領資給之。而托以他用。及將舉事。周氏謂觀妻云。吾昨夢殊惡。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當悉取作七日藏。厭觀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景。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周氏非常婦。其夫猶知之未盡。

鄧曼

楚屈瑕伐羅。聞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官名即屈瑕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人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若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先是屈瑕敗將自用也。鄧人于蒲騷戰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為訓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訓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果不設備。師敗而縊。

洗氏二條

高涼洗氏世為蠻長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壽略羅州刺史馮融聘以為子寶婦融雖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詞訟犯者雖親不赦由是馮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時臺城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勿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一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詞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昌言輸賊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破走之與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粵數州宴然共奉夫人為聖母

智勇具足女中大將

隋文帝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狸獠多叛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置訥于法勅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及卒諡誠敬夫人

白瑾妻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瑾素弱。葛喜為調節。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令。葛與俱往。其明年瑾病。踰時而庫所貯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飢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劫取。縣固無城。郭寇卒至。諸簿丞挈家走匿。葛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遷白公于他室。埋其銀汚池中。著公之服。升堂以候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苦。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識。竟物色捕得之。

白公衣合讓與此婦穿戴

夫人城

朱序鎮襄陽。符堅遣其將苻丕率眾圍之。先是序母韓氏親登城審勢。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頭預斜築城二十餘丈。其後賊攻城。西北角果潰。憑新築處固守得完。襄陽人遂號其築為夫人城。

娘子軍

唐平陽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為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資。招南山亡命。

得數百人以應帝。遣家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藩仁。因畧地至盤屋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號娘子軍。

李侃婦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為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罵逃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賞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自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徒失和無益也。會侃中流矢走還。妻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于外。不猶愈于牀乎。侃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晏恭人

晏氏。宣化人。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為砦。召田丁諭曰。汝曾衣食吾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藏。素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提鼓。令諸婢鳴金。賊退散。鄉人挈家歸砦者甚衆。晏以家糧助不給者。拓砦為伍。互相援應。賊

弗能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漢天子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雖然。何必頗牧。誠得李侃婦晏恭人以守。紹續女崔寧妾以戰。劉太妃為上將。平陽昭公主副之。鄧曼洗氏為參軍。荀崧女為遊戈使。雖方行天下可也。○大曆中。楊子琳襲成都。據之。崔寧屢戰力屈。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戰。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潰。荀崧小女灌有奇節。崧守襄城。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且戰且走。卒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賊聞救至。遂散走。

竇女

李希烈入汴時。強取參軍竇良之女。女願其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女聞希烈將陳仙奇忠勇。因勸希烈任之。又聞其妻亦竇姓。言于希烈。願與通家往來。以結其心。及希烈有疾。竇女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賂醫人使毒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以示暇。因染帛繫如桃狀。而藏書信于中。仙奇妻剖桃。始知希烈凶信。仙奇乃率兵入斬希烈子。并梟希烈一門。共

七首獻諸天子。詔拜淮西節度使。

王翠翹

王翠翹臨淄妓也。初曰馬翹。兗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所假母而徙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越人號明絕愛幸之。尊為夫人。凡一切計畫。唯翹指使。乃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老人者海上人。翹故識之。而老人亦私觀所謂王夫人似翹。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可請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翹日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決。督府大整兵。佯稱逆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為備。兵官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殲焉。凱旋督府設大饗于轅門。令翹歌而行酒。諸參佐皆起為壽。督府酒酣心動。降階與翹戲。夜深席大亂。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永順兵長。翹去渡錢塘。數日。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人更屬一人。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烏盡弓藏。紅顏薄命。翠翹兼之。始疑西子沈江。真有是事。胡梅林脫畧邊幅。其亂而悔。悔

而使翹不得志以死此舉殊不脫酸腐氣吾謂翠翹有功言於朝旌之可也若使骨相契者雖納之猶可也不則開籠放雪衣亦庶幾不負其歸老之初意乎梅林之功而獲罪或者其天道與

孫翊妻

孫翊為丹陽守偽覽時為都督督兵載員為部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軍府悉取翊孀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誓合謀至晦日徐氏設祭訖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舉兵震駭

申屠希光

申屠氏長樂人慕孟光之為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既通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為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終許之密寄其孤

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挾以往。好言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昌。布光則偽為色喜。豔粧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靖康二年事。

六一陷人于族。乃人不族而已族矣。以一丈弱婦人奮其白刃。全家為戮。義憤所激。鬼神助之。有志竟成。豈必鬚眉丈夫哉。

鄒僕妻

梁末襄州都軍楊周景溫移職于徐。亦管都軍之務。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聲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刃以斷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以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謂無神明哉。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臺之北界。達於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狀。總首潛召其徒。一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臺城。咸棄市。婦返襄

陽為尼終焉。

徐氏申屠氏。鄉僕之妻。皆能為夫報仇于身後者也。徐貴人之婦。而又宿將合謀于外。諸婢協力于內。以制一粗疎不備之偽。覽如擊病歲耳。申屠氏則難矣。然仇迹不露。猶可從容而圖之。鄉僕妻則又難矣。變起倉卒。親見羣凶攢刃于其夫。即秦舞陽旁觀不能不動色。而意中遂作復仇之算。甘言誑賊。不踰日而以計擒滅。可不謂大智大勇者乎。生于下賤。何曾讀書知禮義。而臨變不亂。處分綽如。世之自命讀書知禮義者。吾不知有此手段。平否也。

謝小娥

謝小娥者。豫章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應陽段氏。故二姓常同舟。貿易江河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皆為劫盜所殺。二姓之冤。殲焉。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初小娥父死時。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猿。門東草。又數日後。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泊舟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為李述之。李憑檻書空。疑思嘿慮。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

也其曰車中猿者。車字之中。乃申字。申非屬猴乎。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一日。是春字。其為申蘭申春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密書四字于衣。誓訪二賊。以復其冤。更為男子服。傭保江湖間。歲餘。至蒲陽郡。見紙榜于召傭者。娥應召。問其主果申蘭也。娥心憤。就順在蘭左右。積二歲餘。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之。每覩謝之衣物器具。未嘗不暗泣。蘭與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獨樹浦。往來密洽。一日春攜大鯉兼酒詣蘭室。又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沈醉卧于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鎖春于內。袖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春擒于內。蘭死于外。獲贓貨至數十萬。初蘭春有黨數十人。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嘉其孝節。免死。娥竟削髮為尼以終。

其智勇或有之。其堅忍處萬萬難及。

呂母

王莽時。鄉郡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殺之。呂母怨思報宰。母家故豐資。乃益釀醢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輒奢與之。衣敝者輒假衣。不問直數年而財盡。少年欲相與償之。母泣曰。所為厚諸君。非求利也。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諸君肯哀之乎。少年壯之。皆許。

諾遂招合亡命數十。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軍數其罪。諸吏叩首請軍。母曰。吾子不當死。為宰枉殺。殺人者死。又何請乎。遂斬軍。以頭祭子塚。因以眾屬劉盆子。

世間有此等奇婦人。酷吏或少知警。

李誕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地。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喻巫覡。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地穴口。地輒夜出吞噉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鈔。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地犬。至八月朝。懷劍將犬詣廟中。生先作數石米糝。密蠲以置穴口。地夜便出。頭大如圍。目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噉咋。寄從後斫地。因踴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地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母及